

三個轉變... - 一個神論者真實的故事...黃力夫教授 (Univ. of Pittsburg)

兩博老我狂傲不信

我生長在天主教家庭，家母及家姊均是虔誠教徒。小時候，我很調皮，每逢主日，常跟隨她們去教堂，看到教徒排隊到前面跪下領聖餐，神父在他們面前劃個十字，就送他們一塊餅吃，令我心生羨慕，垂涎三尺。高中二年級時，有一次，我實在忍不住，就跟他們跪在前面，領到一塊餅吃。事後被家母發現，她憂心忡忡，氣急敗壞，認為我犯了大罪，不可饒恕。小時候，我也常跟神父學英文，對於耶穌降世為人，為我們的罪被釘十字架的故事耳熟能詳。可是，這些道理從來沒有在我心中生根過，我不相信有神，而且，我自認為不需要神。

1969年我赴美求學，漸漸地與查經班接觸。結婚時，我太太已經是基督徒，婚禮由一位衛理公會的牧師主持。那位牧師大概覺得我不相信神，到了無藥可救的地步，在結婚前一天，把我重重地訓了一頓。當時我並沒有發怒，心想結婚要緊，小不忍則亂大謀；尤其是我們結婚日期是一月一日，到處找不到牧師，只有這位牧師願意犧牲假期幫忙證婚。所以，我壓抑住內心憤怒，不敢得罪他。我雖然與基督徒結婚，但我始終是個無神論者，在美國前後共十五年中，我陪太太上教堂或到查經班，聽了許多福音，這些福一日猶如耳邊風，不曾對我起過任何大作用。

我不認為宇宙間有神，我覺得支配宇宙及生命的現象不外是幾個物理及化學的定理。我是學科學的，對於這些定理有相當程度的了解。我認為一切生命現象都是從無生物變為有生物，從最低等的生命，漸漸進化成高等的生命，最後才產生人。所以，根本不需要一個神來創造人。我始終認為「神創造人」這件事是不可

信的。由於我專攻生物物理及化學，對於所有生命現象都試圖用物理及化學的方式來作解釋。我有一個很大的野心，我覺得解釋生命還不夠，有一天，我會創造生命。我自認為自己很不錯，在事業上也小有成就，我相信將來創造生命的是我、不是神。我有這樣的抱負及野心，所以，我不需要神。

對於我這樣一個執著的無神論者，教會中許多弟兄都想向我傳福音。猶記得我剛到本地(田納西州諾城)不久，有一位弟兄曾向我傳福音，談了一個多小時，兩人辯得口乾舌燥，最後我告訴他，我不知道到底是誰在向誰傳福音，好像是我在向他的傳講我的科學信仰一樣。我極力堅持我的論調，信心一點不受動搖。後來，另一位弟兄也曾到我家中；我坦白跟他說，我不需要神，這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被物理及化學的定理支配，幹嘛還需要一個神呢？我暗想只有軟弱無助的人才需要神，一般人只要自己站穩腳跟，妥善安排生活，為何還需要依靠一個未可知的神呢？我認為信仰只是心理作用而已，神是不存在的。我經常與人這樣辯論。

這些心理狀態就像一個圈子一樣，把我套住，自己居在其中，得意洋洋，我堅信只要靠自己就可完成一切事情，我根本不需要神，這就是我的老我。

心漸謙身眼漸明亮

神對於我這樣自負的科學家，還是有祂的辦法。神藉著幾件事情，讓我看清自己的面貌，並且看到基督徒的好榜樣。神的愛大大的感召我，使我眼睛愈來愈明亮，心靈也漸漸清明，常受聖靈的感動，那頑固的老我也逐漸被感化。這是我第一個轉變的開始。

1983年，王峙老牧師到我們這兒傳道。會中他講到進化

論的問題，提到許多人說人是猴子變的，請問在座誰是猴子變的、誰的父親是猴子變的，請舉手。我當時心中暗笑這位老牧師根本不懂進化論，進化論並沒有告訴我們人是猴子變的，我實在想站起來與他爭辯，但尊敬他是老先生，也就作罷。講完道後，不料他坐在我身旁，與我談天並問我一些問題，他問我是不是基督徒，我說不是。他又問我，為什麼不信主；我回答他，因為我心中沒有什麼感動。他緊接著再問我是不是學生，我說我是在大學教書的，他老先生聽了之後，用責備的口吻對我說：「喔！你是大學教授！你了不起啊！你心裡面驕傲啊！」這句話宛如當頭棒喝，令我如坐針氈，憤怒填膺。不過，看到他的滿頭白髮，也只好忍氣吞聲，不便頂嘴。這件事一直存在我心中。我事後反省，才發現這位老牧師言之有理，我這個人的確很驕傲。不是說我不相信神而自覺驕傲，而是我回想日常生活中，在實驗室裡，我對學生的態度等等，我是表現得太驕傲。老牧師的話真是一針見血，使我受到很大的衝擊。我開始檢討自己是不是太過驕傲，雄心勃勃想要創造生命；反而使我眼睛受蒙蔽看不見真理，完全陶醉在自我的小圈圈中，而不自覺？我是不是應該把從小聽到的福音，仔細地想一想？以前我參加查經班都只是陪太太去，從沒有專心聽過，自從那次以後，我告訴自己要安靜謙卑、好好研究聖經上的道理。



因為世人都犯了罪、虧缺了神的榮耀。
羅馬書 3.23

第二個轉變是我漸漸發現許多基督徒都具有偉大崇高的人格。尤其是偉大的傳教士，不顧一切為了他們的神犧牲奉獻，實在很令人欽佩。我常在想，到底是什麼力量驅使他們這樣做？這其中一定有很大的奧秘存在。我個人曾經到過中國大陸兩次，看到中國大陸人民把毛澤東當作神一樣來敬拜，可是，文化大革命之後，毛澤東完全失敗，好像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一般。而基督教的神到底有什麼魔力，使幾千年來無以數計的信徒為祂犧牲奉獻甘之如飴？這真叫我百思莫解。我想這裡面一定有很奇妙的精神力量，這也使我開始注意到信仰對信徒生活的影響。

而在平日生活當中，我看到許多基督徒的好榜樣，例如當時由台來美訪問的蔡茂堂醫生，就是個了不起的基督徒。與他相比，我想我可以犧牲很多的金錢，金錢對我來說不是頂重要，若我太看重它，我今天就不會到田納西大學來教書，我應該到工廠賺大錢。而我之所以選擇教書，最主要的原因是為了興趣，追求我本身對研究的興趣及抱負。我想蔡醫生也是同樣的情形，他所學的精神科在醫學院中算是最冷門的，他這樣抉擇一定有他的抱負。他曾在台大醫院當住院醫生及主治醫師，成就很好。但是，神感召他到台灣屏東鄉下恆春基督教醫院去，他不顧恆春風沙大環境差，願意完全順服神，放下一切到恆春服事，這樣做實在令我十分感動。是什麼力量使他心甘情願這樣做？我自問，如果是我，有人要我放棄我的研究到鄉下教小學，我做得到嗎？絕對做不到。

蔡醫生的見證帶給我很大的激勵，我也逐漸在思想一些問題。而當我對進化論更進一步的深思之後，我推敲進化論的意義，發現它只不過是表示一個進化現象的程序，進化論本身完全沒有告訴我們生命的起源是什麼。它只是假設生命已經開始以後，生命怎樣變得愈來愈高級，如此而已。而當我愈研究，愈發現這宇宙間的確存在一股偉大的力量，這力量創造宇宙中許多東西，當時我還不

敢確定神會創造人。

這事之後，我逐漸喜愛參加查經班，有濃厚興趣研究聖經，並喜歡觀察分析基督徒的行為。發現基督徒具有比一般人還要高超的人格，我很喜歡跟他們做朋友。除了參加查經班之外，我也參加附近美國教會的主日崇拜，我非常喜愛牧師的證道，他每次講完道都會呼召，要我們到台前。好幾次我很受感動，想衝下去，可是，我的理智馬上提醒我，「不行這樣做」。那種感動就如同看一場很感人的電影，令人身歷其境一般，電影結束，曲終人散，感動也漸消失殆盡，又回到老我的境地。我經歷過多次的感動之後，大概在半年前，有一天半夜醒來，心神不安，感覺內心有一股大力量在叫我，使我感動得涕泗縱橫。沒多久，我那剛硬的自我，又在作祟，叫我不可以輕易動心。所以，天亮之後，我就把它忘掉了。類似這種現象發生過許多次，我的老我在心中非常擔憂，恐怕有一天我會被征服，成為基督徒。

屢次掙扎終棄自我

蔡醫生的人格深深地吸引著我，他來講道那個主日，我特別邀請他及另一位弟兄到我家談天。他具有銳利的觀察力，了解我的情況後，他形容我是被包在一個殼子裡面，但這殼子愈來愈薄了。他問我既然多次受聖靈感動，為何不乾脆一點打破殼子出來呢？他說：「你這人恐怕需要受一點折磨才會相信神。」我聽了他的話心中一方面感覺很不好，另一方面受到很大的震撼。多年來我心中所想的都被他一語道破，不過我還是愛面子，垂死掙扎絕不妥協，直至深夜十二點。蔡醫生建議我，既然多次受感動，不妨嘗試禱告看看。我表示我不會禱告，不過我很願意試試。當夜，我輾轉反側，無法安眠，我就嘗試向耶穌禱告，邀請祂進入我的心中。次日清晨，蔡醫生知道我禱告的事，心中很高興。飯後，他特別邀請我禱告，他禱告一句我跟著禱告一句。禱告之後，非常奇妙，我的心就像沸水般地翻騰，熱淚潑潑而下，泣不成聲，我反覆地求主耶穌進入我心中。我們全家人看到這情景，都感動地哭了，連奶奶也

哭了。

蔡醫生和我告別之後，我開車去上班，說也奇怪，整個上午我的心變得忐忑不安，甚至還與同事大吵一架。我真是納悶，為何我求主耶穌進入我心，會令我心神不寧？我反覆思索，到下班前才恍然大悟。因為我自尊心太強，自覺無所不能，而現在這個自我已被一股更強的力量擊倒了，老我徹底失敗，發出最後的歎息及呻吟的緣故！兩天後，我曾與動物系一位韓國教授討論進化論的問題，他是虔誠基督教徒，他研究工作是有關進化論，給我很多深刻及完滿的答覆，使我心中更加清楚及踏實，但因限於篇幅，不在此多述，若有朋友有興趣，可跟我聯絡，我很樂意跟大家談。這是第三個轉變。

決心受浸歸主更新

神的愛是何等地長闊而深，無法測度，祂實在是一位具有豐盛慈愛及恩典的主，祂從不對我們失望，祂一次次地賜給我機會，並饒恕我無知的過去，當我願意放棄驕傲的老我，回到祂懷抱時，祂對我說：「我愛你。」自從我接受主以後，我心中充滿平靜喜樂，我很高興我終於接受了主，這對我來說是很不容易的事，我真是滿懷感恩，我已經百分之百地肯定「耶穌是我的救主」，因此，我在那個禮拜四就決心受浸歸主名下。我的生活充滿歡樂，我的生命也從在那時候重新開始。(謝淑惠整理，轉自使道 1986 三月)



美門華人基督教會

主日崇拜: 華/粵 9:15AM, 英 11AM

189 Holland Rd., Middletown, NJ 07748

張麟至牧師 www.mccc.org

(O) 732-671-6721; (H) 732-706-0216,0217